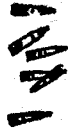




子弹疑案

魏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子弹疑案

魏 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子 弹 疑 案

魏 杰 著

责任编辑：陈仿舜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7,000 印张：7 印数：1——17,000

书号：10456·49 定价：1.15元

新书目：85—23

内 容 梗 概

这本通俗中篇小说集，汇集了作者近几年创作的《子弹疑案》、《虎口夺枪》和《爆炸性事件》。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湖南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首义至一九四九年迎接解放这段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是一曲革命人民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胜利凯歌。

《子弹疑案》描写一九一一年秋，在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腐朽的清王朝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艘破船，面临灭顶之灾。新任湖南巡抚余格诚盘踞古城长沙，惶惶不可终日。为防范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的新军，他只发给每个士兵三颗子弹；为使守城清军有充足的弹药镇压革命人民，他特派出心腹到汉阳兵工厂购买子弹。新军首领吴斗魁为摆脱缺弹困境，也秘密派人前往汉阳兵工厂去买子弹，然而却上当受骗，买的全是“哑弹”。可是，这年九月初一新军首义那天，守城清军打的却是“哑弹”，而新军用的反是粒粒响的子弹，取得了首义的胜利。从而形成了一起举世瞩目的子弹大奇案！

《虎口夺枪》写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爆发后，驻守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将一大批军火，冒充为日清洋行的“伞”，企图偷运到南昌，支援国民党反动军队，镇压起义部队。湘赣边界的铁路工人，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牵制敌人，与之周旋，经过反复较量，终于胜利地夺取了这批武器，有力地支援了起义部队的转移。

《爆炸性事件》反映的是长沙解放前夕，我大军所向披靡，兵临城下，国民党白崇禧部闻风丧胆，溃逃广州，留下二十箱“梯恩梯”炸药，命令老奸巨滑的特务朱承道等组成“EG爆破小组”，企图炸毁新河铁桥，切断粤汉铁路，阻止我铁军南下。我军得息，派某团侦察连连长洪大年等人入城，与地下党组织紧密配合，组织“反EG爆破小组”，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机智勇敢的斗争，最后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

这三篇描写敌我斗争的作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节曲折，险象丛生，跌宕有致，富有传奇性，扣人心弦。结构严整，环环紧扣；语言通俗、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吴斗魁、洪大年、龚飞等英雄形象，性格鲜明，亲切感人。

目 录

子弹疑案

- 楔 子..... (1)
- 第一回 长街卖字 巡抚蒙羞..... (3)
- 第二回 曲巷藏娇 顽徒受困..... (12)
- 第三回 租妻设骗 志士轻生..... (21)
- 第四回 酒饵茶钩 二贼中计..... (31)
- 第五回 调虎离山 英雄削发..... (40)
- 第六回 移花接木 护枢闯城..... (47)

虎口夺枪

- 第一回 瓜园追踪 金蝉脱壳..... (55)
- 虎岭受阻 越岩跳车
- 第二回 茶馆惊变 警棍贪财..... (61)
- 刑堂会亲 能人脱险
- 第三回 假妇赚门 谋奸弱女..... (67)
- 亡夫复活 智救贞妻
- 第四回 巧言拒运 站魁输理..... (75)
- 你虞我诈 说客遭讥

- 第五回 移花接木 搬兵劫货…………… (82)
 斟灯计巧 月夜挡车
- 第六回 诸葛盘根 龚飞露底…………… (88)
 三强赴约 误入包围
- 第七回 顽徒贪功 守株待兔…………… (95)
 路平学智 机灵救友
- 第八回 摔儿逼母 恶煞行凶…………… (102)
 济弱扶危 旋风扫贼
- 第九回 声东击西 洋楼报警…………… (111)
 驱兵救难 站台失车
- 第十回 前堵后追 列车被困…………… (117)
 英雄履险 虎口夺枪

爆炸性事件

- 第一回 如意街 成先六说古…………… (124)
 假打牌 朱承道密谋
- 第二回 金井镇 勇士巧降蛇…………… (131)
 开福寺 英雄救难友
- 第三回 南阳街 黄仲德解危…………… (144)
 火宫殿 洪大年受命
- 第四回 遣汤五 两次赠花银…………… (152)
 用智谋 三强换炸药
- 第五回 放哑炮 气坏朱承道…………… (161)
 众记者 羞煞涂玉兰
- 第六回 玩花蛇 大年送伤药…………… (171)

	审汤五	一虎用奸谋	
第七回	伍家岭	众好汉阻道……………	(178)
	局关祠	涂爱华失踪	
第八回	北站外	洪大年截车……………	(192)
	戏院内	黄福芳被劫	
第九回	潇湘楼	巧计逮奸徒……………	(202)
	对瓷片	英雄中圈套	
第十回	入狼窝	瓮中喜捉鳖……………	(210)
	夺炸药	告捷出长沙	

子弹疑案

楔子

一九一一年的农历九月初一，是湖南人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不平凡日子。这天清晨，古城长沙，八角亭钟楼上的大钟，“当、当、当……”，刚刚敲过八点，协操坪上空，“砰！砰！砰！”响起了三下清脆的枪声。紧接着一队队手端七九步枪，左臂缠着白布标志的义军，龙腾虎跃般向小吴门冲去。一路上军号嘹亮，杀声震天。老百姓看到这支威威武武的正义之师，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新军反正了！”

义军队伍来到小吴门城下，见城门紧闭，只有黑洞洞的枪口朝着城下，便一个个拉响枪栓，子弹如飞蝗般向城上射去。城下的枪声愈来愈紧，而城上的枪声却越来越稀，最后竟都成了哑弹。守城清兵，大惊失色。

巡抚大人接到禀报，头上好比挨了一记闷棍。他清楚地记得，是自己亲下手谕，只给新军每人发三颗子弹，为什么他们今日造反却有打不完的子弹呢？是自己派亲信从汉阳买

来的粒粒响的子弹，又为什么会变成一堆打不响的破铜烂铁呢？直到他丢掉了大红顶冠，成为义军的阶下囚，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至于当事人——参与“子弹疑案”的两位义军首领，还没有来得及撰写他们神出鬼没、富有传奇色彩的回忆录，就在起义后的第十天，惨遭立宪派杀害了。所以湖南首义的子弹从何而来，便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大疑案。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湮没任何一位革命先驱者的功勋。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终于有人几经周折，解开了这桩疑案，现在作者将它加工整理成书，公之于众。这便是这段传奇故事的由来。

第一回 长街卖字 巡抚蒙羞

话说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一一年，闰六月间，正是烈日炎炎，群蝉噪树的季节。靠近南方的长沙，如同一座火窖。一天上午，辰刻刚过，在城西太平街附近的贾太傅祠里，十几个青年正围坐大殿一角，屏声息气，听一位中年汉子讲书。这汉子三十左右年纪，青布包头，一条尺把长的辫子拖在脑后，灰色长衫上还打着好几个补丁。这人本名陈作新，却取了个别号叫吴斗魁。顾名思义，“吴”与“无”谐音，无斗之魁，岂不是个鬼字。此人以“鬼”自命，也真算得一怪。

吴斗魁原是个致力读书的青年，向以文通八股，字工小篆而闻名乡里。谁料六次科场，竟名落孙山。若说他文思不敏吗？顶替别人入场应试，却三度题名金榜。一气之下，他只好弃文习武，追随唐才常去湖北创建自立军。谁知事机不密，唐才常不幸遇难，他被清廷通缉，只得只身逃回长沙。在这期间，他有机会读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因此这位长叹“文章憎命薄”的落魄文人，立下了推翻封建王朝的志向。今天，围坐在他身边的听众，大都是新军中倾向新思想

的弃目。

说到新军，说书人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从旧军队中精选一批兵卒，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当时驻扎在长沙的有新军四十九标（相当于一个团），就驻扎在解放后叫东风广场那个地方。

闲言表过，书归正传。且说吴斗魁手捧一本叫《猛回头》的小册子，正在缓缓唱道：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地分疆。
眼见得，我中华，国土沦丧，
恨清廷，除媚外，别无所长。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吏，
这朝廷，早已是，名存实亡。”

吴斗魁刚刚唱到这里，忽听殿外响起了一阵劈劈啪啪的脚步声。大家赶紧掉头看去，只见明德学堂教员杨玄，一阵风似地跑了进来，在吴斗魁耳边匆匆说道：“冈头樵大哥来了。”

冈头樵，本名焦达峰，青年时期，就是黄兴创立华兴会的外围积极分子。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时，担任过铁血军

总司令李经奇的参谋，因遭清廷镇压而失败，遂亡命日本，入东亚铁道学校，化名冈头樵。一九一〇年受黄克强嘱托回湘，从事整顿会党，联络新军工作。

吴斗魁听说冈头樵来了，心知必有要事，就将手中小册子递给杨玄说：“你是教书的，会者不难，这节课你给他们上完吧！”也不等杨玄回话，就起身出殿，来见冈头樵，这时冈头樵向他传递了一个重要情报。

原来昨天晚上，新任湖南巡抚余格诚，在心腹余二和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的簇拥下，召集大小官员，下了一道手谕。

余格诚说：“自光绪二十九年黄克强在长沙策动哥老会造反以来，党乱连年，政府不堪其苦。如今，新军有附逆之嫌，会党逾十万之众，首府长沙，更是火山之口。凡我同仁，万勿忘‘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古训，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而后，叫余二宣布：一、从即日起，新军每员限发子弹三颗，多余一律收缴入库；二、动用省帑五万两，向汉阳兵工厂购买枪弹；三、对任何有逆大清政府的言行，严惩不贷。

吴斗魁听完冈头樵这段叙述，肺都气炸了：“余格诚这三把火，都是朝老子们头上烧来的啊！”

“是呀！我们起事要靠新军打头阵，如果每条枪只有三颗子弹，那不真的变成吹火筒了。”

“如果新军没有子弹，我们四月间同武昌蒋翊武约定两

湖同时起事的计划，岂不要泡汤么！”

于是二人商议：立即筹款，到汉口去买子弹。

冈头樵说：“斗魁，筹款的事有我，你准备一下，三两天内动身到汉口去。”

“行！”吴斗魁满口接受了买子弹的任务。谁知事不凑巧，他那远居乡下的妻子荷花，恰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吴斗魁是个有两条裤子都要脱一条给别人穿的人，一晌囊空如洗，哪有银钱安顿妻室呢？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怪人自有怪办法。

第二天，辰刻刚过，距浏阳门不远的东庆街，已是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街的东边，有座“庆华园”茶楼，门前屋檐底下，黑压压围着一堆人，有的伸长颈根，有的直往前挤，不时传出叫好的赞叹声。人们在看什么热闹场合呢？原来靠墙摆着一张朱漆剥落的八仙桌，桌上青花白瓷笔筒内插有大小不同的三枝羊毫，酒杯粗的徽墨搁在四寸见方的青石砚台上，厚厚一迭大红喷金纸上，压着两条黄灿灿的铜戒尺，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卖字摊子。

字摊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大红招帖，上写“鬼画桃符”四字。怪？这几个字不是人们指责字迹潦草的形容词吗？卖字摊用“鬼画桃符”招揽主顾，岂不会“阎王老子开饭铺——鬼都不上门”么！

这卖字摊的主人是谁？吴斗魁。这时，他正高卷袖口，低头溶墨。忽听一声：“善哉！施主请了。劳驾给贫僧写副对联。”吴斗魁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位年过半百，身穿粗布

僧衣，双手合什的出家人，忙起身招呼，笑着说：“法师请了。这对联是你老口授，还是由不才代作？”

“唉！说句见笑的话，贫僧小时候连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就到开福寺出家，种了大半辈子的小菜，长老给我取了个法号‘紫东’，这两个字，贫僧倒是认得的。至于吟诗作对，贫僧是‘实竹子吹火——一窍不通’啊！”

“如此说来，不才就献丑了。”吴斗魁说完，铺开大红喷金屏条纸，提起蘸满乌龙墨汁的五寸生花笔，略一沉思，只听得“唰、唰、唰、唰”几声轻响，一个个碗口般的大字，如龙飞凤舞，跃然纸上，真是千钧在腕，运笔如神。众人细看两行联语：

紫绿青红大菹菜

东西南北小金瓜

紫东听念过对联，双手合什，眉开眼笑地说：“好文才，好翰墨呀！”他指着对联向周围看热闹的人说：“众位施主请看，吴先生不但将我的法号藏头，还把我一年四季种的紫苏、绿豆芽、青菜、红菜、大菹菜、东瓜、西瓜、南瓜、北瓜、小金瓜全对进去了。菜是大菹的，瓜是金子的。出家人不求名利，但求如意，真是出门喜鹊叫，好兆头啊！南无阿弥陀佛。”说完，赶紧把褡裢袋里的五十多个铜钱全部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到桌上：“吴先生喝杯酒吧！”“法师，几个拙字，那能要你老人家破费许多。”吴斗魁只从中取了三枚铜钱。

“怪，刚才吴大茂的老板请他写副挽联，说来也算家

门，还要了四百铜钱呢？”

“是呀！有钱还不要，真是个怪人哩！”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忽听后面连声高喝：“让开，让开！”一个身穿长衫马褂的瘦高个子，拨开众人，来到吴斗魁的桌前。此人就是余二。他一不称名，二不道姓，开口就是“卖字的，收摊吧！余帅叫你去写副对联。”他说的余帅，就是湖南巡抚余格诚。

吴斗魁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的人，岂是几句“下马威”吓得倒的。他一动不动，只当没有听见。

余二火了：“喂！你的耳朵哪里去了？”

“住口！”吴斗魁陡地站起身来，指着余二的鼻子说：“当今万岁爷每年还要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上香，你那余抚台就是叫你这样对待读书人的吗？你说！”

“这……”余二碰了一鼻子灰，看到这个卖字人的份量了。连忙改换口气说：“小的刚才急着赶路，管住了下面的这双腿，没管住上面这张嘴，吴先生海涵。请吧！”

“不才一响沿街卖字，不做上门功夫。”吴斗魁一抖长衫，坐回原处。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吴先生不肯赐步，就在这里写也是一样。”余二赶紧随风转舵。

吴斗魁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给余格诚写对联的。一听余二就汤下面，忙说：“既承余帅台爱，不才只好应命。不过，有言在先，这润笔之资嘛……”

“哎，做了官还怕没轿子坐呀！几十百把钱少不了你

的。”余二边说边拍着口袋。

“小哥，你大概没有打听行情吧！我这里是千钱一字。”

“噫！千个铜钱一个字，比银子铸的还贵呀！”余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嫌贵，那就另请高明吧！”

要是往日，余二早就拍着屁股走了。今天可不行啊！因为余格诚刚刚赴任，新巡抚的府第门口，自然少不得挂彩披红，正如俗话说的“新开茅厕三天香”嘛！他在朋友那里见过吴斗魁的小篆，赞不绝口。非要余二找到他写副对联不可。若是拿不到吴斗魁的墨宝，余二是交不了差的。他心里嘀咕：老子变一世的岩鹰，想不到今天被鹁子啄了一嘴啊！莫奈何，只得硬起喉咙说：“依你，千钱一字。余帅交待，请你代作，字用小篆。”

“行。不过要请教小哥，余帅日常有何喜好？”

“我家余帅，平生最喜梅竹，堂中挂的，后院栽的，就这么两样宝贝。”

“如此说来，不才就以梅竹为对了。”

“太好了。吴先生到底还是个懂得世故的人啊！”余二这话的意思是，你吴斗魁虽说嘴硬，也会溜须拍马，投人所好。

不一袋烟功夫，对联写好了。余二一看果然有梅、竹二字，高兴极了。攀着指头一数，整整十四个大字，忙从缠在腰间的宽边板带里取出一迭大清银行的龙头票，按千钱一字

付过润笔费，卷起对联，拔腿就走。

余格诚的府第，座落在贡院东街，坐北朝南、三进两厅，连前面的门楼，都是飞阁流丹，很是气派。晌午时分，这个效忠清室、统治三湘的朝廷命官，从巡抚衙门回来，正在花厅小坐，手捧青花细瓷盖碗，慢慢品尝着新熬的燕窝汤。

余二轻轻走进花厅，在离余格诚七步远的地方，屈膝打躬，恭恭敬敬地唤了一声：“大人！”双手呈上对联。

余格诚微微点首，吩咐家人将对联展开，手捻嘴角的几根疏须，摇头晃脑，反复看了三遍之后，这个平日老是拉长一副马脸，官气十足的老爷，嘴角边竟然露出了几丝微笑。他吩咐余二立刻将对联贴在府门两侧，还交代要燃放一挂加花的万子鞭炮。

“噼哩啪啦轰”！一阵鞭炮响过，惊动了前街后巷，左邻右舍。顿时，余府的八字门楼前，被赶来看热闹的平民百姓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有的认不准对联上那歪歪扭扭般的小篆，争得面红耳赤。这中间有位教私塾的老先生，他清了清嗓门，高声说道：“不用争吵也，待老夫念来哉。”人们的眼光一下子落到这位说话不离之乎者也的老先生身上。他指着对联，连念带哼：“上联曰：‘梅好留香迎夏至’也；下联曰：‘竹苞含翠待秋分’乎！”刚一念完，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莫笑哉，莫笑哉。真令人要笑的还在其中也！”

莫看这位老先生略带迂腐，其实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他